

孤城落日

文
藝
叢
書



102124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舊書
第

日 落 城 孤

駁 平 王
鷗 夢 王

行 印 社 版 出 書 圖 民 國

月 二 十 年 三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孤城落日（電影劇本）

序幕：

景：河南商邱縣雙忠祠，香火甚盛。

字校：（憂印）唐玄宗晚年，政綱不振，羯種入安祿山乘機竊竊，於民間紀逆將五八年十一月唐所都及奚人契丹人共十五萬，反於范陽。時，商邱縣長令孤潮謀據城內應，民衆不服，遭捕者百餘人。（漸隱）

第一場

景：商邱城。大街，刑場。

人物：令孤潮，雷萬春，賈賈，民衆。

（漸現）（破壁聲）「漸現」而漸遠。幾處民衆站在門口驚惶地探望着。右一個民

孤城落日

131

衆從街頭跑來，恐慌地報告：「民衆：『來了！來了！』」（聲音非常急促。）

民衆們聞聲，急閉門躲避。

整齊的叛軍，押着百餘個義民推赴刑場。（破鑼的聲響，由遠而近，影跡驟，推刀聲，混成一片。）

臨時的刑場：（着聲）

這處站着許多民衆，近處還是整齊的叛軍。

義民押到刑場，被追跪下，不聽者還痛打。

令狐潮和許多官吏便從站在河台台上，鞭武揚威地舉目四顧，突與高雲場道：

令狐潮：「你們的死期到了！」

一個個被綁着的義民，身旁站着劊子手，刀光在日光中閃爍，義民靜默着，祇聽得令狐潮高聲說：

令：「但是，肯聽從我的命令，就放你們回去。」

被縛者的雷萬春，高聲回答：

雷：「雍邱城被你出賣了，叫我們回到那裏去呵！」

接着是韓良鼓噪呼應的聲音。

介狐潏勃然大怒，喝道：

介：「狗東西！」

立即回頭吩咐號兵：

介：「預備！」

衆劍子手舉刀。

介狐潏突然轉換一個口氣，叱道：

介：「究竟怎麼樣？再給你們一個最後的機會，想一想。」

刑場外奔來一個探馬，到司台台前跪稟：

探馬：「報告總長：河南節度使差遣往買的車價二千兵馬，趕到城下邊。」

令狐潮一怔，躊躇，轉身要走，侍從追問：

侍從：「這些人怎麼辦？」

令：「回頭再講。」

衆義民被拖到木欄邊綁上，不服者痛逐毒打。（被打聲）令狐潮整隊出城迎戰。（可分三三種鏡頭說明。）（號角聲，馬蹄聲）

刑場上被綁者百餘個義民，幾個守卒在賊來賊去。

雷萬春憤恨的臉

兩手在掙扎，繩子漸鬆。（喘息）

看守卒像發覺什麼似的，趕過來。

看守卒近前，猛擊雷萬春一個嘴巴。叱道：

看守卒：「死鬼！還想逃嗎？」

看守卒說完，把鋼刀挾在臂下，預備重新繫綁。

雷萬春被打，膝那，繩子全斷，即順勢抽出看守守卒背下的鋼刀，刺殺守卒，回頭即追趕其餘的守卒。（看守卒致命的呻吟）

其餘的守卒望見驚跑。

雷萬春釋放被縛的義民。（嘈雜聲）

義民恢復自由，歡聲如雷，雷萬春跳上司令台，當眾宣言。

雷萬春在台上。激昂地說：

雷：「弟兄們！我們的自由並沒有恢復呵！我們祇有團結起來，拚命抵抗。」

義民熱烈地呼喊。

雷：「現在我們要把城門關起來，等候我們的救兵！」

義民又鼓噪發成。雷萬春跳下司令台，率領義民，衝出刑場。

第二場

五 城 牆 日

五

景：雍邱城外及城邊。

人語：雷萬春，令孤潮，賈賁，民衆及軍隊。

令孤潮騎馬奔上高坡，瞭望。

一片荒涼寂寞的山水。

令孤潮勒馬問侍從：

令：「嚇！那裏有什麼姓賈的隊伍？」

侍從：「是的，趕快回去罷！怕城內有什麼變化？」

令孤潮憂鬱指揮。

號兵吹號。（收兵的號聲）

令孤潮的隊伍向城邊退回。

雍邱城門緊閉。

城民在城上趕做防禦工作。

分孤瀾遲緩地看見義民在城上工作，有異蹟景象，吃驚，揮兵前進。

帶孤瀾兵圍城下，猛烈攻城，義民拚命抵抗，彼此叫罵。

分孤瀾：「要活命的，開城！要不然，殺一個精光。」

義民高呼：「打倒出賣殘缺城的賣國賊！」（聲音嘈雜）

買賣的兵，向前推進。

義民遠遠地看見塵埃飛揚。

義民高呼：「我們的救星到了！」

分孤瀾大驚，指揮隊伍急退。

令：「退却！退却！」

分孤瀾的軍隊紛紛逃避。

買賣的軍隊衝鋒前進。

義民在城上歡呼。

民衆開城迎接，於勞苦賣的軍中。(漸)

第三場

景：肅郡城門，曠野，真源縣城門。

人物：張巡。

(漸現)張巡四馬從肅郡城門自衝出。

張巡騎馬在曠野飛奔。

張巡騎馬進真源縣城門。(化入)

第四場

景：內室

人物：張巡，張夫人。

張巡跨進內室，怒橫瑣屑。

張夫人驚問。

張夫人：「這一次楊太守召見可沒有得罪你吧？」

張巡長吁短嘆，搖頭無語。

張夫人疑懼交并地接近到張巡的身旁，親切而顫抖地問。

張夫人：「究竟怎麼啦？」

張巡抬頭，現出沉着果敢的神氣，聲音悲憤地回答。

張：「想不到楊太守也是一個賣國求榮的人，我真後悔！」

張夫人：「他要你做什麼？」

張巡：「他逼着我代表他去款迎安祿山。哼……」

張夫人大吃一驚，氣憤地說：

張夫人：「這樣無恥的事，是我們幹的嗎？乾脆就辭職罷！」

張逸：「不，替個人打算總是很容易。但是……」

（說完，抽起）

張夫人：「那麼，你的意思怎麼辦？」

張逸：「個沉思，忽然掉轉頭來，高聲回答。」

張：「我們不是有民衆嗎？」

張夫人：「是的，民衆們是不肯投降的。」

張：「我早就決定了！」

張逸說完，就走。（漸隱）

第五場

景：黃帝廟，及廟前廣場。

人物：張逸，黃龍，民衆。

（漸現）黃帝廟的匾額。

蕭瑟的民衆。

站在司令台上的張遜，當衆演說。

張：「我們是有歷史的民族，我們的祖宗，留給我們許多光榮的遺產，現在快要滅亡了！他們的靈魂（聲音特別提高）在我們的頭上叫喊；「現在是我們流血的時機了！」」

民衆狂呼響應。

張遜目光如炬，四週掃射，民衆呼聲稍停，繼續說：

張：「中國替人類創造了許多文化，散佈到野蠻的地方去，播下種子，他們的文
化，也在萌芽了，放出光明來了，可是，到現在忘記他們的母親了！他們不惜
忘恩無義地用盡種種毒害的方法，毒害他們的母親，那個禍種人的安祿山！」
民衆高呼，切齒痛罵。

民衆們：「打倒安祿山！」（聲停）又聽張述說：

張：「舉起你們的耳朵，聽着！沙碛裏悠悠的聲響已經傳來了！抬起你們的頭，看！光明快要銷沉了！我們把舞血開一條河流，讓他們的軍隊衝過來吧！我們把骨肉鋪一條道路，讓他們的戰馬踏過來吧！」

民衆號哭高呼。（漸隱）

一個民衆從牆壁上取下寶劍。

一個民衆在磨刀。

一個民衆在裝長槍。

一個鐵匠在打刀。（漸隱）

第六場

景：真源城門，雍邱城門。

人物：張遼、義軍、民衆、夏竇。

（漸現）張遼率隊投城殲寇。

婦女老弱殘弱在真源城門口，悲壯的歡送。

張遼隊伍到雍邱城外。

夏竇率軍民出城，熱烈歡迎。

張遼夏竇並馬道城，在馬上答話。

張遼：「令狐潮到那裏去了？」

夏竇：「剛才接到報告，他在安祿山那裏，就要帶兵攻城了。」

張遼：「好！我們就等着他來罷！」

張遼夏竇領首同進，鞭馬前進。（漸隱）

第七場

孤 柳 落 日

101

景：城外戰場，營帳。

人物：令狐潮，賈賁，張遼，軍隊。

（漸現）令狐潮指揮賊軍蜂擁前進。（戰鼓之聲）

賈賁張遼領隊迎戰。

兩軍在城外接觸。

賈賁匹馬當先，揮軍抵抗。

一個賊兵向賈賁俯放冷箭。

賈賁中箭墜馬。雷萬春急奔前扶起。

雷萬春扶救賈賁，衝開賊陣，飛奔回營。

張遼兩翼奮衝勇却敵。

賊兵崩潰，紛紛逃却。（混戰的聲音，至此為止，接奏哀樂。）（漸隱）

張遼在賈賁營林之旁，賈賁握緊張遼的手，流涕而語：

賈賈：「沒有希望了！現在國家這樣危險，我實在不應該死，但是沒有法子。盡立於邊的人，均掩面飲泣。」

賈賈無力地舉目周圍，淚隨聲下。

賈：「各位！這位公忠為國的張將軍就是你們最好的領導，你們都得服從他，這是我最後的命令了！」

左右表示衷心的服從。

張遙抱養賈賈，悲痛地叫喊。

張遙：「賈將軍！你不能死，國家正在需要你啊！」

左右皆泣不可仰。

張遙在悲痛中握緊拳頭，對賈賈泣聲像宣誓似的說：

張：「賈將軍！你放心吧！反正我們活着一天，總得奮鬥一天。」

左右立刻興奮大呼：

左右：「我們要替買將軍復仇！」（漸隱）

第八場

景：疾風城外的戰時狀態。

人物：金狐潮，張巡，及將士。

（漸現）（夜景）軍士在城上巡邏。

（夜景）金狐潮的賊軍在城外佈置火砲。

（夜景）賊軍用火砲攻城，火光燭天，殺聲震地。

（夜景）城上軍士拚命抵抗，嘶殺聲漸隱。（化入）

朝日反映城上，城樓盡燬，景象淒涼。

城上軍士帶甲而臥，呈久戰疲乏之狀。

城中婦女帶食物慰勞將士！

（婦女爲僞兵裏儀，繞以歡笑，道：「你聽，你聽！」）

城外騎兵，是羅遜佈的，氣象煥發。

張遜在城上緊望。

分疆潮帶隨從騎馬到城邊。

分疆潮抬頭見到張遜，在馬上招呼。

分疆潮：「張遜，原來是明姓，好久沒見了！」

張遜在城上和顏悅色地問答：

張：「是故，想不到我們又在這兒相見了。」

分疆潮看見張遜的姿容，甚爲欣慕，手玩鬚髯了良久，嘆一口氣說：

分疆潮：「唉！你也應該明白了！在豺狼當道的局面下，那有我們出頭的希望！我們等

是被壞處的朋友，現在，我這樣幹，想你也會同情的吧！」

張遜冷笑着回答：

張遜：「城上落日。」

令「你們這些無用的東西，打了一個多日子，爲什麼一個小城都攻不下？現在只聽得定三天打下來。」

賊軍的軍官，諾諾應聲而退。

賊軍官分別傳令。

賊兵漫山遍野，蜂擁向雍邱城進攻。

城邊激烈的作攻城戰鬥。

城上的義軍，激烈的抵禦。

張巡在城上指揮。南霽雲忽忙跑來，報告：

南霽雲：「主帥！我們的箭已經完了，怎麼辦？」

張巡沉思良久，鎮定地回答。

張：「不要緊！你先回去。」

南霽雲，張巡同時發誓。（漸隱）

孤 城 落 日

二五

第十場

景：城內營帳。

人物：軍士，婦女。

（漸現）軍士在裝草人。

婦女爲草人縫黑的衣服。

一個軍士拿着穿上黑衣服的草人，驚嚇婦女。

婦女突然駭叫。

旁邊的軍士哈哈大笑。

軍士甲：『我們的主帥真發瘋了，這倒底做什麼用？』

軍士乙：『連這個小姑娘都嚇不到。』

軍士又把裝好的草人驚嚇婦女。婦女一手奔過來，向軍士的臉上回擊過去，三發風扇。

笑的聲音。

張巡及雷萬春南霽雲等突然進來。

(搖頭)軍士婦女們立刻肅靜起來。

張巡很高興地命令着說：

張：「天已黑了，趕快送到城上去。」

張巡等說完，略為檢視，走開。

軍士對着婦女們做一個鬼臉，各攜着草人，跟着走。

第十一場

景：城邊到城外戰場。

人物：賊兵，義軍。

隱隱的月色中，顯現出淒涼寂寞的城垣。

孤 城 落 日

賊軍小心翼翼地在外營地巡邏。

義軍從城上露出頭來，慢慢地把披着黑衣的草人蓋下來。

巡邏的賊兵首先發覺，即奔營報告。

披黑衣的草人，趕到城腳，活動。

賊兵列隊拚命射箭。

城上故意鑿鼓助威。

發箭的賊兵，愈來愈多，愈射愈急。（城上鼓聲，突然停止。）

賊兵發覺中計。

城上即把草人吊起，得能無數。

一堆的箭矢。（軍士歡呼的聲音。）（漸隱）

第十一場

景：（夜景）令狐潮的營帳，城外戰場，城邊。

人物：令狐潮，賊兵，將軍，張巡等。

令狐潮在睡夢中，一個賊將突來報告。

賊將：「報告；城上又來槍斃了。」

令狐潮從睡夢中驚起，問道：

令狐潮：「看清楚沒有？」

賊將誠惶誠恐地回答：

賊將：「看清楚了，還是和前天一樣。」

令狐潮大怒，喝道：

令：「混蛋！和前天一樣，還來報告什麼！滾出去！命令他們不准動。」

賊將惶恐地退步。令狐潮又氣憤憤地睡去。

城上鎗下來的許多死士，伏在城根匍匐前進。

孤 城 落 日

賊兵營門外的哨兵，望着發笑，自言自語：

賊兵：「又鬧什麼鬼，再不會上你們的當了。」

賊兵打呵欠，坐下，很疲乏地靠營壁睡着了。

死士們在前進着。（週圍無聲。）

在打盹着的賊兵。

在打盹着的賊兵，一個死士偷偷地走近他的背後，砍死賊兵，死士四週探望，吹口

哨。（口哨聲）

伏在四週的死士，聞聲逼近賊營，到處放火。

張巡在城上遙望賊營火光燭天，對城聲鼓響應。

賊營寂聲震天，驚惶失措。

張巡匹馬當先，率隊前進。

賊兵陣線混亂。

令孤獨狼狽不堪，騎馬逃命。

義軍追奔逐北，賊兵慘呼崩潰。（漸隱）

第十二場

字模：胡賊安祿山爲侍從李豬兒刺死，子安慶緒代領其衆，命賊將尹子奇率胡騎十三萬進攻睢陽。睢陽太守許遠向張巡告急。

景：會議室。

人物：張巡，南霽雲，廉亘，雷萬春等將士（漸現）張巡伏在桌上，研究地圖。（退）許多將士圍着桌旁，共同研究地圖。

張：「睢陽現在很危險。」

張：「睢陽不保，我們這裏也無法可守。你們看！」

一隻手指示地圖上，從雍邱指到寧陵，又指到睢陽。（一面配合張巡的說話。）

張：「我們這一次退到夷陵，就因為夷陵是雍州的後路，現在，雍州又是夷陵的後路，假如不保，那我們就變成孤立了。」

南雲與荀地提議：

南：「我們經過許多次的惡鬥，犧牲很大，現在許太守向我們告急，那我們就應該

和許太守合作。」

雷：「我們到睢陽去，夷陵怎麼樣呢？」

張道肯定地說：

張：「夷陵我們也不能放棄。」

說着，眼睛看着在旁的將士，稍加躊躇，最後，他的視線，落到廉旦的臉上，廉旦的兩處。

張道忽有把握似地指着廉旦說：

張：「那麼，就派你留守夷陵。」

廉：「是！」

唐雲雲很愛廉地說：

南：「但是我們的部隊已經很少了，怎麼分配？」

廉：「不要緊！根據原有的軍隊已經很夠了。」

張逸同意地說：

張：「好！就這樣辦。」

說着，附著廉且的背熱熱地說：

張：「那麼，華陵的責任，就完全交給你來辦。」

轉臉對唐雲雲萬春說：

張：「我們要趕快準備出發！」

張與南雷等同出。（漸隱）

第十四場

景：睢陽城的街坊，及衙門前。

人物：民衆們。

（漸現）睢陽城內的熱鬧景象。成羣的民衆匆忙地往還。

一個老人拖着壯丁擔頭：

老人現出很擔心的神氣問：

老人：「聽說張將軍的兵已經來了，你們忙着什麼？」

壯丁：「張將軍的兵來了，賊兵也跟着來了。可是，賊兵有十幾萬，我們城裏總共

不過六千人。」

老人：「那麼，你們都得去啦！」

壯丁：「是的，我們是要去的！」

壯丁講完，忽忽地走去。（釋着化入）

陸陽衝前，集合着全城的壯丁，許遠，張巡，雷震雲，雷萬春等立在台階上。

樸素，和藹，沉着的許遠，用非常誠懇的語氣，對壯丁說話：

許遠：「民衆們！現在我們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但是，我們的救星也到了！」

這位就是你們天天所盼望的張將軍！」

許遠一面說着，一面介紹張巡。

民衆們都熱烈地看着張巡，一個個雙眸雪白的老者，我就從火裏中掙命逃出。

老者跪到張巡的腳邊，面親着他的戰袍，用虛軟到發顫的聲音說：

老者：「噢！我們的救星呀！我們盼望你好久了！」

張巡立即把老者扶起，非常感動地對老者說：

張：「你儘管放心吧！爲國殺賊，是我們的天責。」

說完，轉臉對民衆說：

孤 城 落 日

張：「民衆們！讓委大家一條心，賊兵雖然多，我們是不怕的。我從來就是以最少
的兵，打敗衆多的敵人。」

民衆們興奮地呼喊：

張：立即壓住暴熱的聲音說：

張：「在非常的時候，我們要非常的沉着。從現在起，大家把所有的力量結合起
來，才能保全我們自己，保全我們的國家。前方的戰事，由我們負責，後方的
責任是你們的。」

民衆們興奮地狂呼。（漸漸響）

第十五場

景：隴陽城外戰場。

人物：尹子奇，嚴兵，張巡，軍隊。

幾聲喧嘩聲，得勝聲，又隨陽城內的義軍，興奮地衝出。

兩軍交鋒畫面。

樊子香的衣服浸出遍野血跡。（可分三個畫面）

義軍與賊兵於陣容混雜狀態。

義軍的刺槍聲，響得越起越烈。賊兵戰線停住了。

兵搖動中，義軍頭部的恐怖神情。

賊兵像狂瀾決道似地衝過來。

賊軍視察以異常焦急地對野道說：

「張翼將軍，志不趁這時候衝過去，陣地不保了。」

聽着，張翼取雲龍兵手中，面軍旗，揮動向前去。

張翼旗，四馬衝至敵陣。

前翼雲龍急地狂呼：

張翼 張翼 日

南：「弟兄們！前途阿！跟着我們的主帥前進阿！」

（狂潮一般的聲音）萬軍衝鋒。

兩軍鏖戰的激烈狀態，不可分毫畫個畫面。

張運身先士卒，追奔逐北。

敵軍節節敗退，最後退到尹子奇的本部。

尹子奇大叱一聲，立即下令：

「各部不准退却！」

敵兵已陣亂旗靡，無法挽回，繼續崩潰。

張運兩翼奮勇，進到尹子奇的本部。

尹子奇在賊將之中拚命掙扎。

兩軍鏖戰，勝負未定。

張運立即制止，提筆寫說：

張：「你知道那一個是尹子奇？」

南：搖首表示不知。

張：「那麼，你懂一棒！」

張說完，即取地上的直棍，向賊將射去。

被射中的賊將，哈哈大笑，即轉告尹子奇，說：

（賊將），「不要怕了，他們的箭都完了。」

張還揮着地對南賽雲說：

張：「南八！那種戴黑帽的……」

南賽雲舉弓就射。

尹子奇左眼中箭，血流浹面，昏倒，賊將擁之退却。

賊兵慘敗的情形。

張還奔氣回城。許遠率父老熱烈款送。（歌另附）

孤 城 落 日

第十六場

景：更心者的擡轎子，披掛的擡槍竿。
人物：守軍、守備、及城上的統軍。

晝夜，尹元奇有漢書在胸，舉蹠地在營裏裏踱來踱去。

湘靈發後，麻繩將漢書繫着。

尹子瑛痛哭交加，又又斷絕了，又又斷絕地啼泣了。」

尹子瑛痛哭交加，又又斷絕了，又又斷絕地啼泣了。」

侍衛來，敲擊的頭叩。

侍衛：「那守軍，這想是幾多少兵馬？」

尹子瑛把漢書不撒開，侍衛寫了一半的急報，顛倒地閱看，不得要領，便放下說：

「那守軍，這想是幾多少兵馬？」

位死之而後者，一而兩首詩是。

那裏？夜露寒，在監閱士名冊。

軍士名冊止，亡故的記數特別多。

前：「四方」現已絕，苦悶地翻着名冊說：

前：「四方」的數目不到，這裏的隊伍又沒有法子補充，他們是越打越多，我們就越

打越少。」

那裏？夜露寒，鐵定地說：

那裏：「我們有團結的力量，在犧牲的決心，有應付的堅強，」那時先撤隊訓練，

相傳救兵就會到的。」（據着有陣門的聲音，張運轉臉看。）

許運從門外進來。三人相視，重新坐下。

許運很留心地接近張運說：

許：「糧食快完了！我們還有招茶葉紙張來補充了。」

孤 城 暮 日

三五

張：「好吧！我們就是挨餓也要守的。」

許對南雲雲解釋說：

許：「這是更難爲我們的將士了。本來，城裏有六萬擔的糧食；可是，三個月裏，糧食分去了一半，現在，倒教我們恐慌起來了。」

南：「我們即使沒有米粟和紙張，也得要死守的。附近的敵兵，總不會看着我們吧？」

張邁許這南雲雲等在密議。（漸隱）

第十七場

景：城外戰場，城上。

人物：賊兵，義軍。

（漸現）尹子奇的生力軍趕到。

賊軍的群閉的旗幟，雪亮的武器。

城上疏疏落落的衛兵，在分食茶葉和紙張。

一個衛兵發覺城外搬運到攻城的雲梯。

賊兵推斷雲梯，接近城邊，吶喊著緣梯登城。

城上士卒奮勇抵抗。敗而復振。

賊用火砲攻城，城崩，士卒拚命挽救。

城上士卒東蹙西縮，雲梯，橋柵，賊兵紛紛墜入城河。(漸隱)

第十八場

景：城上及城外，

人物：張迺及侍從，賊兵，

(漸現)張迺在城上巡視，望見賊兵對陸陽孤城作大包围形勢。

孤 城 落 日

沿壁立木柵，穿樹林，築土台，刺堡修工事，張巡吃驚地對南霽雲說：

張：「南八！他們打算久困我們了。」

南：「看情形，我們非去請救兵不可了。」

張巡望着敵軍的營陣，躊躇地說：

張：「這樣重重的包圍，誰能衝出去呢？」

南：「主帥！相信我，我能夠。」

張巡很感動地說：

張：「那麼，我替你殺開一條血路，讓你去罷！」

南：「不，我祇要三十個騎兵，一定能衝得過去。」

張：「我相信你。可是，你知道到那裏去呢？」

南霽雲躊躇地說：

南：「我不知道。」

張巡俯首沉思，說：

「現在許叔冀在譙郡，尙衝在彭城，想許遠用在臨淮。東面賊兵較少，你統騎

到臨淮去罷！」

張巡胸臆已定，即瞭望形勢。(同前)

第十九場

景：城外的夜涼場。

人物：南霽雲，三千個騎兵，賊軍。

黑夜南霽雲等三十騎從樹林裏衝殺疾走。遠地有一個口高的聲音。

賊兵驚起，擡棊，圍攻。

南霽雲從重圍中拚命衝出，賊不敢當，二騎士中箭墜馬陣亡。

淮 城 落 日

四九

南齊兵等三十八騎向臨淮進發。

第二十場

景：睢陽城內的淒慘景象。

人物：張遠，許遠，將士，民衆。

睢陽城內的淒慘景象：

(一) 破爛的房子，

(二) 鳩形鵠臉的民衆，

(三) 寂寞的大街。

張巡與士卒，同進樹皮菜紙充飢。

許遠和民衆修理戰具。

飢餓的民衆站在一起開誠，突來一個民衆加入，

興奮地報告！

民衆甲：「你們知道嗎？救兵快要到了。」

民衆們又興奮，又驚疑地同聲問：

民衆們：「真的嗎？」

民衆甲得意似地說：

民衆甲：「誰騙你們，南將軍昨天帶了三十個騎兵，一同從東門衝出去的。」

民衆乙把腰帶束緊一些，嚥下一口飯涎，高興地說：

民衆乙：「噢！我的天老爺！我們得救了。」

其餘的民衆都雀躍地說：

民衆們：「是的，我們得救了！」（化入）

第二十一場

意：臨淮城內。

孤 城 落 日

四三

夫對，南奚與，二十八騎，臨淮的民衆。

臨淮的民衆，一掃而立。

（鼓吹之聲）南奚與騎馬從臨淮大街上經過。街上人烟稠密，米店內糧食出散。數騎左右張旗，馬蹕趕趕不遠，候麻乘機偷吃路邊食物。

南奚與從馬上四面催促。

二十八騎鞭馬前進。（化入）

第二十二場

景：板蕩過明的內室。

人物：蘭池頭，梅姬，姦謀。

蘭池頭和姦謀梅姬在內室囑咐解開。

梅姬送長吁短嘆，梅姬在旁對酒醉；

梅姬：「現在到舞舞場與我共舞，祇有我們臨淮還是歌舞昇平的，這都是大帥的功勞，我來陪你一林游。」

梅姬揮手揮袖，手裏面還忽然地看着梅姬的臉。

梅姬的更嬌而頹然的臉。

梅姬又嬌嫩上又要嚴肅說：

梅姬：「梅姬，你以為我臨淮昇平的還是歌舞昇平的？」

梅姬演着第一個舞在兩旁四燈燈閃爍。

梅姬：「誰說不是呢？我來唱一支歌給你聽聽罷！」

梅姬：「梅姬，梅姬起立，且歌且舞。（歌至半闕，忽聞扣門聲，梅姬歌。）

梅姬：「梅姬。」

梅姬匆匆地，在快走到梅姬的身旁，關切地說：

梅姬：「梅姬的消息很壞！我派南雲來求救了。」

梅 姬 著 日

四百

賀蘭震驚地問：

梅蘭：「人在那裏？」

參謀低聲地說：

參謀：「就在這兒。」

賀蘭：「請進來。」

參謀連聲承諾，急退，開門，南雲雲出現；南見梅蘭在內，遲疑不前，賀蘭回頭噴着梅蘭急退，南大步步的進來，迎面賀蘭嚴厲不贊蘭恍恍上前，南欲啓齒，忽又機械墮淚，瞥見梅蘭復影，梅適回頭拋一個受害的眼色，過去。時，參謀已退出門外，猶耳無聞。

賀蘭用疑問的語氣對南雲雲說：

賀蘭：「南將軍！你辛苦了。」

南雲雲面呈張滿告急的態，一面說：

南：「張將軍有信向大帥告急。」

翼爾濟信，面現憂感，遲疑的問：

翼爾濟：「這樣看來，恐怕你到這裏的時候，隴陽已經失守了，那麼，我就是出兵去救，有什麼用呢？」

在門外竊聽的畫謀，表示得意。

南雲出乎意外地，怔了一下，即用非常誠懇的態度回答：

南：「大帥！我敢以性命担保，張將軍在隴陽一天，隴陽是決不會失陷的。」

翼爾濟出猶豫的神氣說：

翼爾濟：「我也希望這樣，那麼，你先去休息吧！」

南雲見翼爾濟不關心的神色，便接嘴說：

南：「隴陽是江淮的門戶，萬一隴陽失守，隴淮是決不能獨全的。現在，張將軍是負責江淮而守隴陽，大帥應該為着隴淮去救隴陽。」

軍師觀察的說。

軍師：「是呀！武將軍辦法。」

金雞突然焦急萬狀。（「開開門鑿鑿，誰驚人隔室。」）

武師親從前廳趕到門前，驕傲待從說：

「武師：『鎮南將軍到軍館休息。』」

說完，與南作別，轉步進門，武師在房中起腳提劍身奮。

武師：『武師的深問。』

武師：『武師：『你！』不，輔以非亦武師給武師回答。』

武師：『武師：『你！』不，輔以非亦武師給武師回答。』

武師：『武師：『你！』不，輔以非亦武師給武師回答。』

武師：『武師：『你！』不，輔以非亦武師給武師回答。』

武師：『武師：『你！』不，輔以非亦武師給武師回答。』

「隨誰早晚人家佔領了。」

賀蘭毫無表示地默聽着。

魯英又跟上說：

魯英：「況且，誰勝你救得了嗎？即使救得了，算是你的功勞嗎？我担心的，是你的實力，你的地盤！」

賀蘭聽着魯英的話，輕輕地拍着他的肩膀，隨便地說了一句：

賀蘭：「我知道了，到裏面去談罷！」

跟着，二人並肩入內。（跟）

賀蘭坐在榻上，悠閒地向着談天。

賀蘭：「那麼，你有什么辦法，法對付南燕雲呢？他在這裏住着呢！」

魯英出神地考慮着，良久說：

魯英：「我的意思，乾脆就把他留在這裏罷！大神你不是很器重他嗎？」

孤 城 漫 日

四七

被關深潭地點一個頭，竟着聲音說：

長：「是呀，我正是這個意思，就怕留他不住。」

參謀好像有十分把握似地趕快獻計說

參謀：「他們在睡隔已經好久沒有吃過飯了，祇要大帥肯特別的優待，他自然就軟化了。」

賀爾立即同意說：「

賀：「那容易，你去講罷！」

參謀奉命，非常得意地退出。（漸隱）

第二十三場

景：極其華美的賓館，及陸陽城上。

人物：兩幕幕的參謀，侍女們，陸陽的民衆及士兵。

(漸現華美的賓館門前，許多侍女忙着供應。(優美的音樂)

一羣侍女捧着新製的戰袍，從玉欄邊繞出。

一羣侍女捧着新製的戰袍，擡起球籠，送到富麗堂皇的內室。

一羣侍女環跪在南雲雲的跟前，齊聲說：

「侍女們：『請將軍更衣。』」

南雲雲搖頭苦笑說：

南：「回家你們大帥罷！南雲雲不需要這些東西。」

參謀突然停止，觀狀，感歎地說：

參謀：「這是大帥特別為南將軍預備的戰袍！南將軍不能辜負大帥的美意。」

南雲雲悲苦地嘆息說：

南：「唉！戰袍是替了！但是，這上面瀟灑了睢陽老百姓盼望救兵的眼淚，你讓我永遠保存着吧！」

參謀：「可是，這是大帥的美意呵！」

南：「請你回謝大帥罷！」

說着，轉身不理，參謀覘狀，命侍女退出，自言自語地說；
參謀：「那麼，我祇能回稟大帥去了。」

參謀跟侍女們同出。（外面樂聲大作）

南齊雲聞樂聲，舉起失望的目光，向着空中，沉痛地說；
南：「這真是亡國的聲音！」

說完，頹喪地倒在榻上。凝眸苦思。（化入）

第二十四場

景：睢陽城上。

人物：民衆及兵士。

淒涼殘破的睡歸城上。

城上的佩兵瘦卒。

民衆們扶老攜幼地企圖攀登城垣瞭望，兵士制止他們說；

兵士：「你們不能上來的。」

幾個快要餓斃的民衆，拖着顛斜的脚步，掙扎着爬上去，

兵士：「你們快回去罷！」

饑民不答，用手推開兵士們，爬到女牆邊，無力地抱着城梁，從空隙中望出去。

（插入）城外賊兵重重包圍的狀況。

饑民睜大眼睛看的眼睛，用微弱的聲音自言自語：

饑民：「南將軍什麼時候才回來啊！」（化入）

第二十五場

孤 城 落 日

五

慧：走歸，梅姬的內室。

人物：賀國通明，梅姬，參謀侍女。

賀國通明倚着欄杆，很憂慮地盼望着。

參謀帶着一羣捧着戰袍的侍女們從紫藤花架下穿出來，垂頭喪氣地走着。

賀國見此情形，似乎一切都明白了，突然變了臉色。

參謀瞥見賀國的臉色，又慚愧，又恐懼地站着。

賀國勃然大怒，叱道：

賀國：「哼！連這麼一點小事都辦不了，中什麼用！」

轉身就走。

賀國跨進梅姬的內室，梅姬轉身恭迎。

賀國氣忿忿地，一聲不響，坐到椅上，梅姬捱近賀國，柔聲地問，

梅姬：「帥，可有什麼心緒不成？」

賀國不答。

梅姬憂急的問：「又是爲着離陽的事情吧？」

賀國氣忿的說，

賀國：「甯真去這小子，不讓人抬舉？……」

梅姬緊接着說：「怎麼啦？你要留住他嗎？」

賀國：「是呀，我們這里都是酒囊飯袋，像甯真這種人才，簡直是沒有！」

說完氣忿地立起身，走向內。

梅姬想追上去，忽有所感似的，停住，沈思。自語。

梅：「甯真，真的是那樣難說話的人嗎，我極不相信！」（漸隱）

第二十六場

景：（月夜）賓館，花園。

孤 城 落 日

人物之南雲安，梅姬。

（南雲）（遠遠地傳來隱隱的鈴聲），南雲雲的內室，空無一人，忽然，對過的房門輕輕地被推開了，現出梅姬的情影。梅姬進來匆忙地張望着，又匆忙地退出去。門階上。

花影滿廊，梅姬悄悄地尋來，忽聞隔着薔薇花枝，有輕輕的嘆息。她尋聲而往。

南雲雲苦悶地望着月亮自言自語；

南：「梅蘭，你苦苦地留住我到底是什麼意思，總不會使我失望吧！」

梅姬想更進一步，又怯怯地退回來，悶悶地佇立靜聽。

南雲雲沈痛地說：

南：「離陽的弟兄們呀……」

說至此，不覺淚下，拖着顫抖的聲音繼續說：

南：「這時候，你們一定還在離陽城上眼巴巴望着我回來搭救你們呢！可是，到現在

這是一點兒消息都沒有。」

梅姬聽着三宗和尚的教孔。

南雲笑着走到梅姬身邊回來。忽然發覺有人在竊聽，急問：

南：「誰？」

梅姬回頭着，卻見身於月亮底下，說：

梅：「南雲，是誰？」

南雲笑着與她結着。

梅姬笑着說，非同尋常地說：

梅：「南雲，你的苦心，我完全明白了，你是決不會留在此地的！」

南：「哦，原來你也是你們大師叫你來的，是不是？」

梅：「大師留不住你，我很慶，我自己來的！」

南：「大師留我是什麼意思？」

孤 城 落 日

梅：「他不願意像你這樣的人才，到隴陽去白白地送死！」

南雲雲冷笑着說：

南：「哼，多謝你們大帥的好心，惟陽如果不守，大家豈不是白白的送死嗎？」

梅總不以爲然地解釋說：

梅：「不，不會的，假如南將軍肯留在此地，我們隴陽是不怕的。」

南雲雲聽着無限感憤地說：

南：「只怕國內有兵的人，都是同你的見解一樣啊！」

梅總聽了不好意思地低着頭，默默不語。

南雲雲掉頭就走。

梅姬望着南雲雲的背影，走向內室。像是被一種崇高偉大的情緒所壓迫着的內心的

反應，充分地流露出來。（漸隱）

第二十七場

景：大客廳，及大門口。

人物：賀蘭德明，參謀，南雲雲，賓客，歌聲，舞女樂隊。

（漸顯）（音樂）「南雲雲在指揮（悲）樂隊奏樂，

大廳中的舞女在歌舞着，南雲雲正趕赴前賓客們，

與他的賀蘭德明，參謀，和焦四地存着的南雲雲，

賀蘭德明會同賓客向南雲雲敬酒，（樂停）

賀蘭：「現在大家公敬英勇的南將軍一杯。」

全體酒杯起立，（鏡頭最後推到南雲雲前），

南雲雲舉杯起立，用沉痛的聲音說：

南：「賀蘭大帥待我的意思太好了！可是！我來的時候，陳陽的弟兄們民衆們，已

這一個多滿的胃口吃，這個時候，恐怕連樹皮草根都沒有了。」

（瑞雲）與他同在聽着，下意識地把手中酒杯放下，臉上呈現各種不同的驚異的顏色，美女停舞，出徵去。（南雲雲的聲音非常憤激）。

南（只有聲音）：「他們爲着什麼呢？」

南（只有聲音）：「他們爲着什麼呢？」

南：「他們難道是爲着保存個人的權利嗎？爲着保存自己的地盤嗎？」

南：「他們難道是爲着保存個人的權利嗎？爲着保存自己的地盤嗎？」

南：（只有聲音）「他們不過是爲着保障江淮一帶的安穩，不願意使幾千萬的民衆

做獨種人的奴隸，才不顧一切犧牲，奮鬥到底。」

南：「他們難道是爲着保存個人的權利嗎？爲着保存自己的地盤嗎？」

南：「他們難道是爲着保存個人的權利嗎？爲着保存自己的地盤嗎？」

南：「他們難道是爲着保存個人的權利嗎？爲着保存自己的地盤嗎？」

說着立刻咬斷一隻指頭，咬緊牙齒說：

「我就留着一個指頭在這兒，讓我回到離陽，好對我的弟兄們說，我是到過臨淮的！」

說完嘩然而去。

全場賓客震驚，莫敢上前挽留，望着南霁雲昂然出去。

參謀視狀，一溜煙地躡着進去。

南霁雲跑到大門口，牽過一匹馬，跨上揚鞭就走。

第二十八場

景：夜的街坊

人物：參謀，兵士，

參謀率領馬隊追趕，（馬蹄兵聲聲）

孤 城 落 日

兩齣雲馬奔馳。(兩齣面交雜糅印，再化入)

第二十九場

景：梅姬內室，二十八騎的住處，

人物：梅姬，歌舞女，二十八騎，

一個歌舞女失魂落魄地奔向梅姬內室。

梅姬見歌舞女踉蹌地過來，忙迎着過去。

歌舞女驚嚇的臉，喘着氣說：

歌舞女：「死而不得了！南將軍走了，大帥派兵去抓了！」

梅姬陡地一驚，急問：

梅：「真的嗎？」

舞女：「是的！」

梅姬忽然沉着臉，若有所思似的，說：

梅姬：「好吧，你還有半讓我去看看大師吧！」

梅姬說完，忽地跳進室外，（鏡頭跟）走幾步，忽又停止，轉過身，（推）

梅姬似有所悟，堅決地說：

梅姬：「大師，你為什麼要殺這樣的二個好人呢？難道我就不能救他嗎？」

梅姬偷偷地從邊道走出去。

二十八號在苦悶地喝著賞賜的遺產。

忽然梅姬出現在他們的門口。

二十八號同時以驚異的臉孔望着梅姬。

梅姬緊張的面向下，承認：「所以就用緊急的聲氣說：

梅姬：「你將這看為險，你們快去救——」

二十八號慌張地都站起來，緊接着問：

二十八騎：「在那里？」

梅姬：「梅姬很真心地，回答；」

梅姬：「他一定是從西邊門走的，現在不知怎麼樣，你們快去吧！」

一個騎兵驚嚇地凝着拳頭轉臉對同伴喊着：「噫，我們就走吧！」二十八騎忽忽地

簇擁我，即衝出門外去。二十八騎上馬，亂紛紛地一隊衝出去。走後，現出梅姬

一個人呆立在朦朧的月光下，目送二十八騎去遠了，（推進）

梅姬：「怎麼這地舉頭望蒼天，祝道；（化入）」

梅姬：「怎麼這地，我看這路平安？」

第二十場

本：城門邊，城外，及城中高塔。

人物：南雲，參謀，馬隊，及二十八騎。

南雲雲眼望着前面，像受到意外的打擊似的。

緊閉着的城門，（推進）門門上掛着一把大鐵鎖。

南雲雲翻身回轉，正待回轉身，忽聽到背後一陣馬蹄聲，非常急促地自遠而近。他

急忙地跳下馬來，搶到門邊用力搖撼門門。（追兵的馬蹄聲愈近，）（跟進）

南雲雲焦急萬分，使出平生的力氣搖撼那大城門，時時又交感，又憤怒地回過臉，

臉面後面。但緊閉着的城門，一點也不動搖。

盡跟南雲雲的馬隊轟湧而來。

南雲雲提門不開，用悲痛的聲音自語，

南雲雲天也難道我終于死在自己人的手裏嗎？

說着回頭，眼睛似乎發火地瞪了一眼，預備取弓矢，可是身上一無武器。

南雲雲見南雲雲，急插出弓矢，向南射去。

南雲雲題目切齒，南雲雲從雲雲經過，看到門上。

南雲雲隨手將門上箭矢拔下，向前躍去。

南雲雲非常敏捷地迎上剛剛趕過來的參謀，用箭矢刺去。參謀出乎意外地被刺倒下，
駕來，南雲雲取勢取參謀之腰箭，逃敵。

參謀率領的馬隊，亂刀齊下，雲揮劍抵抗，馬隊陣易。馬隊用佩劍向南雲雲射來，
南雲雲揮劍擋箭矢。情勢險惡。

二十八騎向前狂奔。

二十八騎衝向黃鬮的馬隊。

南雲雲被亂矢射中右腕，劍墜地。

馬隊星散。二十八騎擁至南雲雲身旁，大家斬關遁去。

南雲雲等二十九騎衝出城外。

南雲雲氣急，愁慮交併，似已忘記手上中箭，仍向前縱馬而行，一從騎趕近，很親
切地問：

提騎：「將軍你受傷了？」

南：「看見手中箭矢，急抬頭向提騎，苦笑地說：

南：「不！」

說着拔矢在手中，回望臨淮城。

臨淮城之夜景，遠遠地一塔矗立殘月下。

南：「我切齒地回臉向從騎，腰間取出箭，把手中的矢接上。」

南：「我切齒地回臉向從騎，腰間取出箭，把手中的矢接上。」

南：「我切齒地回臉向從騎，腰間取出箭，把手中的矢接上。」

南：「我切齒地回臉向從騎，腰間取出箭，把手中的矢接上。」

南：「我切齒地回臉向從騎，腰間取出箭，把手中的矢接上。」

南：「我切齒地回臉向從騎，腰間取出箭，把手中的矢接上。」

南：「我切齒地回臉向從騎，腰間取出箭，把手中的矢接上。」

孤 城 落 日

六五

羣駒轉馬頭，跟着南雲向西跑去。（漸釋）

第三十一場

景：隴陽城外及城內

人物：民衆

（漸現）城外陣兵重重，圍隴陽城之危急景況。

隴陽城內破爛的街場，城廂沒有插旗，草草，幾座房屋幾處，
每個房子爲着要攔着老鼠，牆基底下有許多小土坑。

幾個麻瘦的民衆，提着鐵錘，在挖土洞，

一手伸入土洞中，（肢咬地緊着），捉出一隻老鼠。（退）

民衆將老鼠拋入竹筐中。

民衆甲從空裏地說：

民衆甲：「能夠多捉幾隻，讓我們換到救兵到了，死也甘心囉！」（化入）

幾個老人鬼鬼祟祟地蹲在斷垣邊期待着，斷垣外面的空場上幾隻餓雀吱吱地飛躍不定，一個老者望着不耐煩似地急將手中的網向外撒去，驟不及防，自己却跟着跌到斷垣外面。

一羣老人都趕上前，結果，僅網到一隻餓雀。

一老者貪婪地搶着麻雀就想一口吞下，老人甲，過來制止說：

老人甲：「不能吃，要留着給戰士們吃的！」（漸隱）

第三十二場

燕：離陽城上及城外

人物：張遜及士兵。

（漸顯）夕陽反映着快要滅亡的孤城，憔悴不堪的張遜帶着幾個瘦瘦的將士，從遠處

孤 城 落 日

六七

近。

張巡及將士徐步前行。（城外打樁的聲音自遠而近）。

賊兵興高采烈地在附著城牆處，打樁挑土築坡。

張巡倚在城垛觀看賊兵築坡道，咬齒回顧將士說：

張：「彘弓箭來！」

雷万春回答：「主帥，箭矢沒有了！」

張巡閉語，忍淚吞聲地又轉臉望著城外。大家靜默着。

遠遠的城頭上跑來一個將士。

張巡等默默地望著跑來的將士。

佩劍的將士拖着疲乏的脚步，望着張巡的所在拚命地跑去。

張巡等看見來人的樣子，突然緊張起來，

跑來的將士高興的臉孔被氣喘的神氣掩住了，只能看出發亮的目光與發紅的臉龐。

張：「怎麼啦？」

張：「怎麼啦？」

跑來的將士喘不過氣來似的，只用手指着東邊，好久講不出話來。

將士：「東邊上灰塵滾滾地，才有斷續的聲音，怕是南將軍到了！」

張：「是嗎？」

張：「是嗎？」

說着拔步就走，餘人都跟着走去。（化入）

第二十三場

景：城外戰場及睢陽城門口。

人物：張巡，遠市雲，廉且，兵士，賊兵，及民衆。

賊兵像洪水似的沖過去，

孤 城 落 日

混戰的漩渦，南霽雲及彪且的戰旗，倒而復舉。

張巡許遠等率破兵留城接應。

（化入）

睢陽城門口圍着許多機瘦的民衆，扶老攜幼，立着的，蹲着的，跑着的……民衆現着驚異的神色，在熱心地聽着城外的殺聲。

遠城的張巡許遠南霽雲等的隊伍。

路旁踞伏着許多渴望救兵的民衆，眼睜睜地看南霽雲等負傷的隊伍，看着蒼蒼地從

兩前經過。

民衆的臉孔由激昂變成寂寞，由寂寞而灰敗。

許遠南霽雲等只剩下少數的傷兵敗兵在向前推進。

民衆的眼睛悄悄地望着，由失望而流淚。

一老者見張巡最後到了，就過去拖着他的戰袍，用絕望的十分低微的聲氣問：「將軍，再也沒有人來救我們了嗎？」

路旁的民衆都忍不住地相抱着同聲號哭起來。

亞述下馬，扶起老病的民衆。

亞述揩着眼淚誠懇地對父老說：

「民衆們，這一次我們是絕望了，本來我們是來保護你們的，現在倒叫你們受罪了，真慚愧！」

民衆合着眼淚齊聲回答：

「不，張將軍，是我們連累了你們了！」

亞述感動地，接着說：

「殺賊衛國，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決定了，等待着敵人從土坡上衝過來。可是，你們都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我們不應該連累你們犧牲，我們總得先殺開一條血路，讓你們逃走！」

民衆們激昂地高呼：

塞 埃 落 埃

「這是一批民衆們，」我們逃到那裏去呢？」

另一批老年婦說：「殺賊衛國也是我們的責任！」

最後，民衆們拼着眼淚齊聲哭喊：「我們不走了！」（重複）

第二十四場

激：城牆上。

人物：賊黨，鄉士，及賊兵賊將。

（漸現）戰鼓及哨喊聲，賊兵附着城牆築坡道，蟻附而登。

許道率士兵及民衆們用亂石抵抗。然敵甚，投奔不遑。

賊兵從士坡上濶湧面登。

張逸等以城磚抵擋。但因儲糧無力，有些兵士，抱起磚頭，向敵擲去，反被磚石帶

着跌往城下。

樓上羸兵瘦卒與精肥的賊衆，短兵相接。

一賊兵提刀向着張巡奔去——張巡揮刀迎頭痛擊，但背後已有賊將趕至，把他擄住。

張巡咬牙切齒掙扎不脫，仰望着天空沈痛地吼着說。

張巡：「我活着的時候，不能消滅你們，我就是死了，你們不能吞掉我！」

賊將揮刀極猛擊張巡，張巡重傷，被拖去。

第二十五場

景：臨陽太守衙門的大堂，連到二門口。

人物：尹子奇，賊將及張巡等三十六將。

張巡等三十六將被擄着從二門口押到大堂上來。

尹子奇睜了一隻眼，坐在橫案上，忽然立起身，滿笑着說：

景：城 落 日

尹子奇：「張巡！我高興極了，能在這兒看見你！」

張巡被推在前面怒目切齒，一語不答。

尹子奇：故作謙遜地走下，靠近張巡，問道：

尹子奇：「聽說你每次打仗，都是咬緊牙齒，瞪開眼睛，這到底是爲着什麼？」

尹子奇說着，一面就拔出腰間的短刀，扶開張巡的嘴。

一個嘴裏，只剩三四個牙齒，淌着血。

張巡嘴裏噴着血，回答：

張：「我恨不得把你們一口吞下去，可是，環堵不許直之義我特恨！」

尹子奇反而不烈地，退回橫案上，和旁邊的賊將商議說：

尹子奇：「我想，還是把他留着吧！」

賊將立刻提出抗議似的說：「不行，他不會屈服的。」

尹子奇點頭表示同意，即回臉往下喝道：「綁出去！」

張巡被押去，後面就是南霽雲雄糾糾地被綁着站在那裏。

尹子奇忽然眼睛一亮。命令說：

尹子奇：「鬆那！」

張巡閉聲忽然回頭看。

賊兵預備解開南霽雲的綁。南霽雲低着頭，沒有表示。

張巡望着南霽雲，逃走，邊喊着說：

張：「南八！我們只有死啊；我們是不能屈服的！」

南霽雲突然回頭激昂地回說：

南：「我這隻手拍啊，但是主帥的命令，我死也是服從的！我聽着，就狠狠地對尹子奇

奇說：

南：「兩種人的頭，趕快吧，我唯主帥在等着我！」

尹子奇勃然大怒，重重地拍一下桌子，往下喝道：

吳子善等三十三人通匪逃去。

部下三十六人被賊兵擁聚着逃出去。

三十六人繼續即當地被押向二門外去。(襄樂)(漸陝)

八連甲(河南商邱縣的劉忠麻)逃(河南有火基莊)出漸陝。

孤 城 落 日

每冊實價幣十二元七角
(外埠加郵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月初版

合著者
王王
夢平
鷗陵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社址：重慶江北香園寺
任家花園廿六號

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發行所：重慶中二路
十七號

